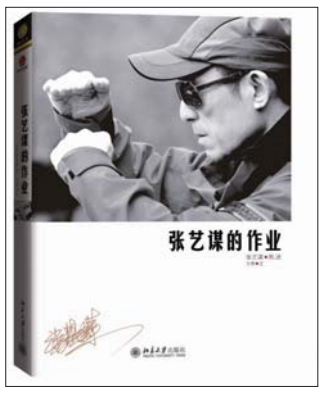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试读

14 我已经很幸运了



◆书名:《张艺谋的作业》
◆作者:张艺谋
◆图/述:方希文
◆出版社:北京大学出版社

提要:

电影学院原本计划招生116人,那一届实际录取159人,绝大多数是扩招,像张艺谋这样通过文化部部长绕过考试直接进入学院的,算是破格录取,不算扩招。

大字报是美术系的老师写的,落款是“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部分革命教师”,质疑扩招何群的合理性,认为这是长官意志,强压下来,不公平。矛头直指上头的领导,也就是文化部。大字报不仅在电影学院贴,还在西单民主墙以及文化部的六个直属院校,包括美院、工艺美院、音乐学院等。虽然已经是文革之后,但是大字报的风潮还依然延续,任何人,有任何意见都可以贴大字报。贴就是为了让人看,食堂、浴室、厕所,凡是人多必去的地方,都是大字报的展示场。

“何群事件”的大字报炮火很猛,一个星期一批,贴了三四批,不少外校的同学也都看到了。“我当时如坐针毡,”张艺谋说,“我太知道了,说着何群,接下来就是我了。”对于黄镇部长和学校之间的几次交流,张艺谋是2003年才得知的过程真相,当时他只知道是他写给部长的那封信对他上学起了作用。若论长官意志,张艺谋的获益不比何群更少。

“果然,我也很快上了大字报。何群就是大字报上的美术系何某,而我,就是摄影系的张某某。”张艺谋现在觉得,自己是在陪绑。主角是何群,谈着谈着把自己捎上了。张艺谋一直隐隐感受到的编外感,在这次大字报事件中得以坐实。

“我觉得很没面子,抬不起头来。”张艺谋说。进校之后的一系列刺激,让张艺谋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知识和信息上的巨大差距,加上大字报的力量,他更沉默了。同学们都觉得无所谓,对他也很好,其中还有一些北京的同学,时不时告诉他一些秘闻、背景。“人家写大字报的没有针对我张艺谋个人,人家是针对这个现象,从他们的角度看,这确实是个不合章程录取的学生。”张艺谋说,“我没有什么好记恨的。”

张艺谋的同学张会军,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,他回忆这段时,特别提到,学校是把张艺谋当作正式学生看待,摄影系所有学生享受的教学设施和待遇,完全一样。他还特别提到,张艺谋曾经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,这段张艺谋一点没聊。

张艺谋原本就小心,大字报事件出来之后,“我夹着尾巴做人,好在原来就夹着,也夹惯了。”张艺谋说,“我很谨慎,什么事都付出百分百努力,不能让人家抓住我的一点把柄,觉得我不配待在这所学校。”同学张会军对张艺谋前两年的描述是,“时时处处拘谨,沉默寡言,做事,学习,说话谨小慎微”。

大字报就像头上掉了一只靴子,张艺谋大二下学期第二只靴子有了动静。1980年暑假前,教务处的沈老师、招生办的刘老师和摄影系的主任韦老师找张艺谋谈话。一开始还是肯定了张艺谋在学校的表现,以及他的专业能力,接下来话锋一转,说到他上学的特殊情况,是文化部部长特别批准,学院破格录取的。当时黄镇部长给电影学院领导小组的批示中提到:“张艺谋并不一定等四年毕业,学习一两年后就可以分配到电影厂去工作。”现在学习时间已经过了两年,可以结束学习。

张艺谋觉得一切都在意料之中,除了说明感谢学校的培养之外,还提出是否能给一个证,大专的,肄业的,什么都行。老师们说,要回去讨论一下,因为没有这个先例。

我一直知道我的身份,也从来不抱怨。我已经很幸运了,是例外中的例外,若不然,我还在工厂拍风景,哪能有到北京来长见识的机会。有这一天很正常。”但是张艺谋很清楚,如果没有个学历证书,他回到西安做什么,哪个单位能接收他,都是说不好的事。

9 民众情绪

提要:

这个会之后,下面同时还有两个会。一个是统一对外宣传口径,另一个是保证供给的落实会。特采团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,自选参加。

比较而言,罗纬芝觉得宣传口还有趣一点,就按照指示,去了樱花深处的一个中型会议室。市委书记助理辛稻主持这个会议。他对罗纬芝说:“你刚才在那个会议上讲的很有见地。我支持你。”

罗纬芝说:“谢谢!”便把此人引为知己。

辛稻穿一身藏蓝色的西服,结一条黄色条纹领带,搭配恰当,让人眼前发亮。罗纬芝一边喝着座位上配发的矿泉水,一边对他说:“你是有野心的。”

辛稻看了一眼四周,说:“初次见面,话可不能乱说。”

罗纬芝说:“那就请你把这个明黄色的爬满了小龙的领带换掉。这个颜色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封建王朝这个词。更不要说它的质地还是云锦,在过去的年代里是著名的皇家专供。”

一番老生常谈后,辛稻说:“通常认为人们在遇到灾难的时候,会经历3个阶段。它们是抑郁、焦虑和愤怒。请大家分析一下,现在的民众情绪是在哪个阶段?”

人们各抒己见。辛稻看看罗纬芝,说:“请特采团的罗纬芝博士谈谈看法。”罗纬芝说:“我觉得三个阶段都兼而有之,处于一锅粥状态。”

辛稻道:“我同意。三种情绪都是负面的,互为因果。我们的宣传策略,就是要引导民众走出来。人都是爱推卸责任的。老百姓要找替罪羊,最简单和同仇敌忾的方式就是恨政府。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把原因推到政府身上。”

◆书名《花冠病毒》
◆作者:毕淑敏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与会者一致赞同。但除了常规的已经付诸实施的宣传手段之外,还有什么新法子?

有人提议:“要在电视里放反复播放有关大自然的美好图像,在广播里不断地重复轻松的音乐。”

罗纬芝说:“反复播放,形同催眠。”燕市某区的女宣传部长说:“我提一个补充建议,不要光是轻松,要让人们有力量。比如放贝多芬的‘命运’。”

罗纬芝说:“我反对。不要斗志昂扬,不要悲壮,不要不甘屈服。我对音乐不在行,但现在应该是以柔克刚。”

有人喊了一声“梁祝”,算是对罗纬芝的支持。

辛稻插言:“梁祝太悲切了。”女部长说:“海顿的《惊愕》怎么样?挺符合咱们现在的心境。乐章刚开始时平缓微弱,主题几次反复之后,突然奏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和弦。我看比较像咱们当下的感觉。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同感。”

辛稻冷笑了一下说:“现在已经够惊愕的了,就不用再朝这个方向诱导了。”女部长又开出了一张音乐方子:“‘命运’如何?”

辛稻说:“人们已经够惊心动魄的了,不要再刺激大家脆弱的神经了。”那女子还不甘心,说:“要不老柴的‘悲怆’?”

辛稻动怒了,说:“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?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,柴可夫斯基认为死神在追逐他,作品首演后的第9天,老柴就撒手人寰,你这不是给大家添堵吗?”那女子受了连续的呵斥,十分委曲。美睫低垂,楚楚动人。

有人提出西贝柳斯。辛稻摇头说:“西贝柳斯的作品,素净晴朗,不过它太冷清了,总让人想起冰雪。现在的人心需要暖暖和和。我建议放莫扎特的35号交响曲,海顿的90—104号交响曲,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。一定要听贝多芬,就听他的第六交响曲……当然也要中国民乐,让老百姓觉得亲切。不过,‘江河水’不行,‘二泉映月’也不行。‘春江花月夜’、‘雨打芭蕉’可以。‘步步高’‘饿马摇铃’,那是万万不能用……我不多说了,按照这个原则选。”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8 意外的见面

◆书名:《酒局》
◆作者:陈亚辉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提要:

回来的路上,唐雨晨备感愧疚,一个劲儿地向冯雄俊道歉,说没把生意谈成。冯雄俊说:“这不是你的错,你做得很好,我很感动。主要是对方太狡猾了。跟这样的人做生意,我不放心。这生意做不成,说不定是好事。”唐雨晨心头一热,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。她赶紧埋下头,掏出手巾悄悄擦干。

车很快到了唐雨晨租住的小区。“我扶你上去吧!”冯雄俊将车停稳后说。“不用了,刚才我抠了酒,吐了几口,现在很清醒。”其实唐雨晨头还很沉,但她不想让冯雄俊扶她上去。她怕自己会控制不住,扑进他的怀里。冯雄俊的车子驶上马路后,唐雨晨用目光一直追随着它,直到它消失。

中秋节前六天的早上,林淦把唐雨晨约到月河茶庄喝茶。唐雨晨走进包厢,只见一位皮肤白嫩、风韵犹存、戴着金项链的中年妇女已端坐在那里,笑眯眯地看着她。这名妇女就是黄虹丽。林淦做了介绍,唐雨晨感到很意外。

黄虹丽说:“是我让林总把你约出来的。雄俊早就跟我提起过你,说你替他喝了很多酒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感谢你。”唐雨晨和她握手时,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喊她,最终喊她为“黄阿姨”。黄虹丽笑了笑,似乎对这个称呼很满意。林淦见任务已经完成,便起身说:“你们慢慢聊吧,我还有点儿事。”

黄虹丽朝他会意地点点头,他便转身出去了。黄虹丽抿了一口,放下茶杯,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,递给唐雨晨说:“小唐,你为我丈夫挡了许多酒,我很感激。中秋节快到了,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心意,希望你收下。”唐雨晨没料到黄虹丽会有此举,赶紧摆摆手,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,说:“阿姨,冯总给我的工资已经很高了,这个我不能收,不能收。”

“傻丫头,不要见外,快收下吧,不然我不高兴了。”黄虹丽坚持要唐雨晨收下。唐雨晨拗不过,只好收下了。随后,黄虹丽递给她一张照片说:“小唐,你平时跟冯总在一起的时间多些,麻烦你帮我留意下,冯总和这个女人有没有往来,要是有,麻烦你尽快通知我。”

唐雨晨这才明白,原来黄虹丽是想收买自己,让自己当“特务”,监视冯雄俊。她接过那张照片一看,只见照片上,冯雄俊拥着一个貌美女子,样子很亲密。那女子正是上次冯雄俊所翻看的手机照片中的那名女子。

“原来冯总暗中有情人!”唐雨晨心里竟酸溜溜的,有种流泪的冲动。“只要你帮我这个忙,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黄虹丽说。唐雨晨感到很为难,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黄虹丽并没有再追问,聊了点儿别的事,接着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唐雨晨打开信封一看,里面有六张月饼票和三千元现金。

唐雨晨随后也离开月河茶庄。她刚走出来,就接到冯雄俊的电话,说要她办点儿事。唐雨晨只好打车赶回公司。

她刚走进冯雄俊的办公室,冯雄俊就把一沓月饼票递给她说:“你把这些月饼票送给咱们公司的大客户,每人两张。正好车子没人用,你叫张贵送你。”唐雨晨看了看那些月饼票,和黄虹丽给她的是同一酒店生产的。这家酒店做的月饼在海深市很有名,味道甜美,牌子很响。

送月饼票这种事,本来应该由办公室的人来安排,冯雄俊亲自安排,足可见他对公司大客户的重视。“对了,”冯雄俊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,说,“你的两张月饼票也在里面。”冯雄俊提到月饼票,使唐雨晨想起刚才和黄虹丽见面的事。她犹豫了一下,把黄虹丽刚才请她喝茶,并送给她六张月饼票和三千元钱的事告诉了冯雄俊。冯雄俊听了有点儿吃惊,说:“她送就等于是我送,你就收下吧,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”

“她有没有跟你说别的事情?”冯雄俊假装不经意地问。唐雨晨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,如果把黄虹丽叫她监视冯雄俊的事说出来,就对不起黄虹丽。可不说,就是对冯雄俊不忠。唐雨晨想了想,反问道:“你认为呢?”

冯雄俊看着唐雨晨,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。唐雨晨也微微地笑了笑。有些事,只要两人心里知道就行了。次日一大早,一名女子给唐雨晨送来了两盒月饼和一大束玫瑰花。唐雨晨知道是卢沧舟送的,不肯收。那名女子将月饼和鲜花放在她门口后,转身走开了。